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漢書評註卷一下

高帝紀第一下

劉敬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為句

隆按史記止曰用張良計不載其說

王維楨曰信本王孫楚地其故所有者故曰復得故也

隆按期之則不會封之則皆來為人臣而當如是耶祇自速禍耳

隆按垓下之會史記有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一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

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

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

越等未有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音天下齊王信

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

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

穀城皆以王彭越師古曰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師古曰信家在楚其意

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

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

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

都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

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

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歎越吟耳若以

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

段楚漢結案
在此班史何
以刪之

鄭樵曰觀項
羽既亡之後

而魯為守節
禮義之國則

知秦時未嘗
廢儒而始皇

所坑者蓋一
時議論不合

者耳

盧辯治曰馳
信壁奪其軍

追固陵之不
至耶

隆按項羽既
滅即下義帝

無後之令所
以終前編索

一說

又按敘封韓
彭史記次子

即位之後則
諸侯王上疏

業稱楚王信
梁王越矣漢
書是
盧辯治曰封

歌豈亦難
鳴時乎
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

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

城師古曰即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

氏師古曰皆羽之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

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劉賈擊虜尉

春正月追尊兄伯號為武哀侯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諡之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

卹楚眾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

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以少擊眾數破楚軍其

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

與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於是諸侯上疏曰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

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臣人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

大王陛下下言不應劭曰陞者升堂之陞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下閣下侍者執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

事皆此類也

信于楚封越
于魏所以踐
固陵之遺使
從張良之計
畫也史文前
後相顧周匝

隆按高祖初
上尊號以開
四百年不基
自宜鄭重其
事以故班史
詳次諸侯王
兩疏及高祖
兩讓之詞蓋
帝王規模如
是哉史記失
之略矣
許應元曰高
祖混一宇縣
正帝號不正
始改元於禮
為缺豈戎馬
倥偬之後未
暇講耶叔孫
生何在以文
帝之恭默而
再改元又何
也
隆按史記缺

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
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謂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大
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寶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

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

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

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灼晉

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古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

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盧綰也

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

于汜水之陽張宴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劬反尊王后

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

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以佐諸侯誅暴

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以長沙豫章

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慶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

漢書平主卷二下高帝

書尊皇后太子與連尊劉媪一節此不
如漢書處又按故衡山王一段史記僅
書其略耳劉歆曰長沙
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
南此豫章字傳寫之誤盧
舜治曰番君芮為羽所侵
奪者王亡諸為羽所廢
而弗立者故高帝有是詔
隆按立以為王下疑有一
王字
呂祖謙曰此還定安集之大政也
劉仁子曰高祖即位罷兵
歸家念及以飢餓自費者
免為庶人蓋

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
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又曰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如淳曰閩音
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如淳曰閩音
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也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
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
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
十二歲師古曰復其歸者半之本師古曰各以還其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
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答辱師古曰辨告者分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
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如淳曰
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者皆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
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
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非七大夫
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師古曰公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
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
自君其人故云或久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辨訟及陳甚亡謂也異日秦
人君也上謂天子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
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

與成湯歸亳
寬仁彰信武
王歸發衆散
財同一意
劉歆曰予謂
有罪者會赦
免罪而已不
得賜爵也亡
罪乃得為大
夫耳
劉歆曰諸侯
子總謂諸侯
國人及字後
人妄加之

陳埴曰沛公
有三傑故雖
遷漢中而卒
定三秦項羽
無三傑故雖
王三將終不
能有三秦

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通侯諸將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也張晏曰後改為列母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侯列者見序列也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不改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陞下嫚而侮人師古曰嫚慢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能有三秦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

洪邁曰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為雄才韓退之為文以弔其英烈凛然至今猶有生氣也
王世貞曰乘傳詣洛陽如淳註云云然漢書凡皆稱乘不如是分別也不然文帝從代即位亞夫以太尉南討至六傳豈小踐事耶而四馬足下也
隆按帝以親愛故雅欲王綰而十人者逆知之遂以綰請備如以功且不得與參等比焉乎多詳其本傳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戊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斥也若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拜婁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久矣皆曰大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師古曰晉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古曰夢讀如

宋祁曰噲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為相

隆按偽遊執信事詳平傳吳京曰按左右爭欲擊之者忌信高功也由信之不善處功使然

宋祁曰景德本蘇注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萬百萬五

字

隆按肯謂秦齊不可王以其地險而難

制也是也而日親子弟可

王則親子弟

寔獨不懷異志乎高帝因

而大封竟貽他日七國之

變皆肯一言

莫風反。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

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

或以其故犯法。故帝懲焉。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

致犯刑。帝原其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

本情故加憐之。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帶河阻山。縣隔千

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

轉用為州。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

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

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地勢便利。

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得百中之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地勢便利。

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水。瓶也。居高屋之

也。建音塞。蘇林曰。瓴讀曰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瓴水。瓶也。居高屋之

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曰。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瓴水。瓶也。居高屋之

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高。北有渤海之利。

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

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

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

高帝

啟之 盧帝治曰高 祖德秦孤立 大封同姓然 割地無制建 侯無法封三 庶孽分天下 坐苟簡一時 流禍于後豈 王澤熄而天 不闢其衷耶 劉牧曰按地 理志東陽郡 吳皆非秦郡 後漢順帝時 始分會稽為 吳今此文殊 不可曉 陳垣曰子房 言無虛發平 生智謀都因 事方用所以 撥轉主心如 何孟春曰晉 文公之救豎 頭頰與高帝 之先侯雍齒 其事最相類 二君皆置怨

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師古曰為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絮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文頤曰東陽郡今丹陽也。吳郡本會稽也。韋昭曰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為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文頤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郯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郯音談。壬子。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曰土地少。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曰土地少。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置酒封雍齒。舊嫌者也。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

以安人心非誠然也

王安石曰子

房因機乘時

與之幹旋未

嘗自我發端

故消弭事變

全不費力

隆按帝即位

之日業尊皇

后太子昭靈

夫人矣害不

并太公而尊

之而又一歲

也始因家令

者言乃有此

稱哉此不可

曉

又按陸貞山

擁彗行云泗

上亭長作帝

王宮中老翁

猶布衣翁生

不知皇帝貴

家令一言翁

始畏兇未朝

翁翁擁彗須

史趣詔尊上

皇家令歸來

金滿床昔為

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為恭也

如令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迎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行也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

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

敬已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

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

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

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

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

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

其將曼丘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臣名也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師古

日故趙六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

國時趙也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之二三墮指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

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危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

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秘不傳師古使樊噲

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也

田舍公今為天子父擁其一迎真有助高祖之事太公觀此可得其概云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按秦始皇追尊莊襄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朱子文曰匈奴下疑多一與字蓋信既亡走匈奴其將乃立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去一與字便明

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曰：輕罪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從多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耐謂類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耐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

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則無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殿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敗未可知。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真定也。垣音韓。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弗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櫨。服虔曰：櫨音衛。應劭曰：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櫨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改讀音為貫也。金布者。令篇名。若今言倉庫令也。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十二月。

而駕言曰母
令後世有以
加云爾異日
武帝卒以宮
室罷敬天下
未必不自何
啟之
呂祖謙曰蕭
何治未央但
欲高帝安于
此不欲之他
爾要之創業
之君自當以
儉為先何處
不及此也
盧壽治曰高
祖以馬上得
天下不事詩
書及其過子
婿之家雖箕
踞慢罵亦故
態也贊高何
乃不勝鞅鞅
甘心負篡弑
之賊哉愚獨
嘉帝終于赦
教赦高而待
魯元公主如
故

行自東垣至。師古曰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

城左右諸城。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

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剽掠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

紵織紵為布及疏也。剽掠毛若今駝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秋

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歸音丑。知反。紵音佇。劉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秋

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應劭曰飲

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觥晉灼曰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曰始大

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之。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曰始大

人常以臣亡賴。江准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工

反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勤力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殿

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

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十二月。行如雒陽。賈高等謀逆發覺。逮捕

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并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

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

王家奴。師古曰鉗以鐵束。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

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

漢書評注卷一下高帝六歸葉山房

隆按劉氏冠
直與起處應

隆按不能治

產業直應前
不事家人生
產作業句

劉攽曰逮者
其人存直追
取之捕者其
入亡當討捕
也

隆按王實不
知其謀與上
陰謀欲就上
句相應

劉攽曰古者
居則貴左用
兵則貴右戰
國時俗也

隆按漢紀五
月無后字七
月無崩字為
是

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

無能過之者故云不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

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入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

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

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

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

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

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

置長也赦櫟陽囚死罪以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

于國都九月代相國陳稀反鄧展曰東海人名豬曰上曰稀嘗為吾使甚有信

師古曰為代地吾所急故封稀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

音于偽反代地吾所急故封稀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

吏民非有罪也能去稀黃來歸者皆赦之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稀不南據邯

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

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尉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

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上媼罵曰師古曰媼豎子能為將

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隆按：趙相周昌一段史記所無。

胡續宗曰：時帝初得天下，諸侯王相繼謀逆。帝方討未暇，而暇及于失城者，乎帝之不罪守尉與無功而拜四人為千戶，蓋皆應變之微權云。劉敞曰：與猶待也。

劉敞曰：吾知與之言，知所與之，行之術也。

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微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揮羽檄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將也。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言能如之何也。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購，設賞募也。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大原入代地，師古曰：道，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師古曰：殘，謂多所殺。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代之縣也。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還都於中都也。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

高帝

七 歸紫山房

隆按淮陰謀反族誅事詳本傳

徐中行曰書夷三族所以責帝之失刑也韓信之功亦大矣未有反計則宜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宜宥其子孫此千載之公案

劉欽曰率屬下句大率也王楙曰高紀詔令雄健李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李武詔令始事文采亦殷衰矣

師古曰意甚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欲省賦歛也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法也師古曰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師古曰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讀曰霸師古曰伯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相國鄼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侯史大夫是趙竟耳相國鄼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侯史大夫是趙竟耳又南陽鄼侯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於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有鄼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亮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李文罷同更封延為鄼侯是知何封鄼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鄼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御吏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類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師古曰癘疲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謂詔曰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為梁

與共成功者
多取賄屠狗
之徒及天下
既平乃屈意
求賢如恐不
及蓋知創業
與守成異也
其後高祖欲
易太子張良
為召至四皓
從太子遊高
祖見遂不復
易然則賢人
有補于國家
如此有天下
者顧可忽哉
真德秀曰此
詔令頒行之
次第
劉歆曰義讀
曰儀謂儀容
也
王世貞曰信
越叛乎曰惡
呂氏之誅也
承帝意也天
二臣者非人
臣之才而不

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
豐人從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
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從中縣之民南
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
攻擊不相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定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
長治謂為之長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師古曰耗損粵人相攻擊之俗
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它稽首
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
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戶詔
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
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
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
擊殺荊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
軍徵諸侯兵自上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

孟康曰音僧保邑名屬沛國蘄縣蘇林曰缶音塞晉灼曰蘄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

能君也其弗
獲令終也宜

盧舜治曰彭

越韓信同一

書法其義自

見

隆按陸賈說

南粵王稱臣

事見南粵王

傳

隆按淮南王

謀反與薛公

畫策事詳黥

布傳

節辰曰漢興

一掃哀周之

文敏而還諸

朴豐沛之歌

雄偉不飾移

風易尚之機

實肇于此

王世貞曰大

風安不忘危

其伯心之存

乎秋風樂極

悲來其悔心

之萌乎文仲

反缶音文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缶而轉寫者誤為缶布走令別將追之上

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沛中兒得百二十人

教之歌酒酣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上擊筑師古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

也細頸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

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恍慨傷懷師古曰恍音口朗反慨音口代反泣數行下師古曰泣目也謂沛父

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

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

具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

日樂飲也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

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上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帷帳也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復得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

耳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

軍洮水南北蘇林曰洮音兆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

城韋昭曰代郡縣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

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沛侯濞重厚服虔